

中国古典小说精品大系／藏本文库 第二部
海内外珍藏秘本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古典十大情缘小说 之十

巫梦缘

「清」不题撰人著

附《飞花艳想》·《桃花影》



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文库

中国十大情缘小说

巫梦缘

[清]不提撰人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二试神童后必达	1
第 二 回	雏儿未谙云雨事	9
第 三 回	娇娘大战少年郎	17
第 四 回	才子误入迷魂阵	25
第 五 回	群奸设谋倾寡妇	33
第 六 回	书生塔下且藏形	41
第 七 回	天桥楼北读书声	49
第 八 回	才女持身若捧玉	57
第 九 回	俏郎君分身无计	65
第 十 回	贤郡侯有心拔士	74
第 十 一 回	大登科罢小登科	81
第 十 二 回	这场喜事天来大	90

附 录:	1. 飞花艳想	99
	2. 桃花影	219

第一回 二试神童后必达

晴丝漾碧东风袅，九十风光易老；何处闲花闲草，
担搁人多少。

欢娱忽复生烦恼，恰遇落红啼鸟；刚把新愁却扫，
又是愁来了。

《右调 桃源忆故人》

这一首词，大概说春色恼人，眠不得，坐不得，也只为春风一吹，人人骨里就是无情的也动情，何况多才情种？为此千古才人，伤春悲秋，总是春气秋气，使他骨酥神颤。如今要说一个极风流，又极贞洁的女儿，先说一个极有才又极有情的男子。这两个生在何府何州何县，做出那样事来？

且说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地方，明朝成化年间，设立了钞关，天下客商聚集于此，是一个大大码头。凡是官船、粮船、货船到这所在，必定停泊几日。故此开行开店的，都做了人家。南边游学处馆的，来来往往，本地读书的人，都比前越多越好了。原有新旧两个城，旧城读书的多，都没有客商，觉得冷静些；新城三街四巷，都是富商大贾住着，十分奢华。偶然有读书的，却又敏而好学，会得中举中进士。有个丁字巷的王秀才，名唤文人，生得一表非俗，娶了妻房李氏，说不尽他的美貌，只是眇了一目；王文人却爱他得紧，常常对他说道：“我看天下妇人，都只该一只眼，就是我也标致，反觉多了一只眼，倒不更俏了。”因此朝

弄夜弄，弄成了怯症。做了三年亲，才养了个儿子。为这年是辰年，乳名唤做辰哥。长成三岁，王文人怯症再发，日重一日，烧纸服药，一些无效。腊月廿五日复病，廿八日就呜呼哀哉死了。李氏守着儿子，苦苦的度日，况兼父母俱亡，又无兄弟。只有一妹子，嫁在天桥冯家，是万金的财主。妹子时常送银送米，照管姊姊一分。妹夫是个廩膳秀才，唤做冯士圭，平日也与王文人会文吃酒，极说得来的，因此也凭娘子周济那孤孀穷姊。就是王文人死的那一年八月中秋，冯家养个女儿，乳名桂姐，又叫做桂仙，取蟾宫折桂的意思。李氏守节，真是冰霜坚操，人人闻知，都是重他。

不觉过了三年，辰哥已是六岁，送与一个蒙师施先生，教他读些《三字经》、《神童诗》，他只消教一遍，就上口了。学名唤做王嵩，施先生见他聪明，与众不同，就替他取个表字，唤做高山。朝去晚回，不消两个月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神童诗》，就读熟了。先生一日，出一个两字对，命他对，道是：“举人。”王嵩应声对道：“进士。”先生十分欢喜，来对他母亲说了。竟买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他读，增到每日四行，又每日五行。只是午时就背，再不忘记了。先生一日，又出一五字对，命他对，道是：“只有天在上。”王嵩应声对道：“更无山与齐。”先生惊问道：“古诗原有这两句，你小小学生，如何知得？”王嵩道：“我只觉有先生上句，就有我的下句，连我也不知道。”先生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你前世必竟是个饱学，再来投胎的了。再读几年，必然是个神童。”

从此不时讲几句《大学》教他，覆讲也都明白。一连读了三年，四书读完了，又读些诗。这年九岁，先生教导他做破题。不消两月，竟有好破题做出来。又教导他做承题，越发易了。只有起讲，再做了半年，方才有些好处。先生道：“我虽是秀才，却已老了！”来对他母亲道：“令郎十分聪明，必成大器。明年须送与考得起会做文字的先生去。我学生过时的了，不可误了令郎大

事。”李氏道：“先生说那里话，小儿还是蒙童，求先生再教导他几年。且待他十二三岁，再作区处。只是束修微细，明年再议加些便了。”先生道：“学生岂为束修多少，只因令郎忒聪明了，是个伟器。恐怕学生过时的学究，误他大事。既承王奶奶美意，学生领命便了。只是令郎聪明，又肯读书，可在大寺里卖书的去处，买一部南方刻的小题文字，待学生精选一精选，一面与他读，一面与他讲，或者也当得明师了。”李氏欢喜不胜，就在头上取一根小金簪子，递与施先生。道：“求先生在书店里抵他一部，说定了多少价钱，过日去取赎。”正是：

卖金买书读，读书买金易。

施先生接了簪子道：“如命。”即时辞了自去，果然取了一部小题文章，把与王嵩读，又讲与王嵩听。

倏忽光阴又过了二年，王嵩已是十一岁，竟开手做文字了。不但四书本经读得烂熟，讲得明透，连韩柳欧苏的古文，也渐渐看了好些了。此时窍已大开，夜间在家里，毕竟读到一更才睡。但有个毛病，小小年纪见了小丫头们，他便手舞足蹈，说也有，笑也有。偶然邻舍有小女儿到他家顽耍，他悄悄躲在门背后，看前后没人，就一把搂住，或是亲个嘴，或是扯开那女儿的裤子，摸他那件东西。略大些的知道害羞，被他搂了搂，摸了摸，飞跑去了。若是六七岁的不知缘故，他便左搂右摸，不肯放他，直待他喊叫起来，方才放手。

有一日，邻舍金家一个十一岁的闺女，生得俏丽，也有些知觉的了。被这王嵩甜言美语哄到自己读书的小房里，扯掉他裤子，把自己笔管粗的小阳物在他两腿缝里只管搨，再搨不进，一般两个都流滑水，只是都不曾破身。有一曲《挂枝儿》为证：

小学生把小女儿低低的叫，你有阴，我有阳，恰好相交。难道年纪小，就没有红鸾照！姐姐你还不知道，知道了定难熬。做一对不结发的夫妻，也团圆直到老。

且说王嵩把金家的女儿正擒倒着弄，被李氏撞来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一把揪着头发，扯过来乱打。骂道：“小贼囚！你爷因为贪色，早早的去了。你这贼囚又这等不长进。”金家女儿提着裤腰飞跑去了，再也不敢上门。从此母亲防备着儿子，除了先生那里去，不轻易放他出门。朝也读，夜也读，又读了二年，已是十三岁了。做的文章，不但先生称赞，连别人见了，真个人人道好，个个称奇。

适值提学道按临东昌府，先打从州县考起，临清州官出了告示考童生，一般纳卷保结，到这日五鼓，已冠未冠约有千人，齐赴试场。点名领卷，州官见王嵩矮小，只好十一二岁光景，问道：“你这小童生，也来捱挤做什么？”王嵩道：“童生小，文章不小。”州官大惊，便道：“口说无凭，你立在我身边，待我点名散卷完了，便要面试。”王嵩不慌不忙，答应了一声，立在州官案桌边。

不多时，点完了名，散完了卷，州官吩咐各去静坐听题。登时出了个题目，都去做了。王嵩立着不见州官发放，知他事忙忘了，走向案桌前，跪下禀道：“求老爷面试。”州官笑道：“我一时倒忘了，你小小年纪敢求面试，也罢！我另出一题，你在我桌边先做一篇。若好，我当另眼看你。若不通，先打发你出去。”沉吟了一沉吟道：“求面试，求面试，我就出‘如不可求’，你去做来。”王嵩不慌不忙，伸纸和墨，顷刻成篇。递上与州官看，州官展开一看，字画端秀，已自欢喜了。看了题，起句道：“夫求则未有一可者也，而况求富乎？”州官提起笔来密密圈了。又看到中间，更加警妙。句道：“天下贪夫百倍于廉士，而贫人百

倍于富人。……”州官拍案叫绝道：“世间有这般奇才，小小年纪，出想灵快，一至于此。只怕你是记诵得来，偶合此题。你再把本日试题去做，若果与此作一般样好，定然首取。”因问：“十几岁了？”王嵩道：“童生名虽十三岁，不得年力，还只得十二岁。”州官道：“神童二字，可以相赠。”王嵩一面同众人做了两篇。午后先上堂交卷。州官看了，越加称赞。及至出案，竟是第一。

因年小才高，得能面试，府考时，州官在场中散卷散完了，带了案首小童生王嵩，上前禀道：“知州取得一名神童，求老大人面试。”太守看了一眼，问了年纪，就教在堂上给桌凳，另出题考他。州官辞了自去。太守将信将疑，故意出三个理致题目，分明是难他一难。第一个是“小德川流”；第二个是“当洒扫应对，进退则可矣”；第三个是“且谓长者义乎”。这三个题目，不要说小小童生，凭他那个饱学，也须费力。那知王嵩记性高强，读得时文何止千篇，这三题都有好文记得，提起笔来，略略改窜，一挥而就，日才正午。太守看了道：“果是神童，只怕一府之中，更无敌手。”吩咐库吏，领去赏了酒饭，依旧补做本日考题。说道：“取你第一。”王嵩谢了，去领过饭，又补做了两篇。案出，又是第一。

提学道到了东昌府，先考童生，后考秀才。临清是首州，头一日，就考临清童生。聊城童生，点名搜检进去，到提学道案前领卷。领案是王嵩，灯光之下，愈觉矮小。提学道叫：“住了！”问道：“大大一个州，偏是你一些孩子领案。”王嵩禀道：“只论文字，不论年纪，宗师老爷若以年纪取人，岂不失之。”王嵩、提学笑了笑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然。从第二名派卷，留这夸嘴的小童生在我案前面试。”不消一个时辰，唱名散卷完了，各依号数坐定。提学道先出了众人题目，才唤临清州小童生到面前，出一个题目是“童子见”三字。王嵩就立在案桌边，磨起墨

来，也不起草，提笔就写。提学道见他写过了破题，叫：“取来看！”只见破题道是：“圣人之见童子，见以童也。”提学道点点头道：“有些意思！发与他做完了拿上来看。”不消一个时辰，王嵩已做完了，送与宗师看。看到中间二比，道是：“童子之互乡，不可见也；互乡之童子，可见也。童子之互乡，则习相远，习相远，不可见也；互乡之童子，则性相近，性相近，可见也。”提学道大加称赞，便吩咐：“天色尚早，可归本号，做完了本日二题，若果如法，仍当首取。”王嵩领了卷子，照号坐定，去做那两篇文字，还是他头一个纳卷。提学道看了叹道：“神童！神童！”就面取第一。有诗为证：

谁道童心乍离胎，居然夺却锦标还；
文章处处逢青眼，报道神童得意来。

且说王嵩连考三个案首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爱。喜得个母亲李氏手舞足蹈。姨夫冯士圭也道：“外甥大才，不久必成大器。”对他娘子与女儿道：“此子果好大才，但从来神童每每天折；看他五六年，若像个有福禄寿的，便把我家桂仙配他。”这个口风，冯家娘子传与姊姊李氏知道，故此临清势利的人家常央媒人来说亲，要招赘王嵩为婿。李氏道：“我只得一个儿子，又且年幼，还不是定亲的时候。”就大家停住了。说便这般说，冯家看得王嵩比前大不同，心里头招他为婿，凡攻书资本、进学使费、谢师礼仪，都从这姨夫家送来。迎送了新秀才入学，王嵩领了谢礼，先到施先生家叩拜了。次日就去拜见姨娘姨父，拿一个愚甥名帖到冯家来。先让姨父姨娘请坐，“待孩儿叩见”。夫妻二人不肯坐，却同受了他四拜。王嵩又请表妹见了，冯士圭只为要招他为婿，回言道：“有不相见哩！桂仙尚未梳洗，贤甥且到书房里少坐。”王嵩随了冯士圭到书房里过午。不提。

且说桂姐已十一岁了，读了几年书，通文识字，也是一个女中才子。听得说表兄是个神童，一连考了三个案首，心上已抵慕他，又听得父亲前日的话，巴不能够见他，看看近来长成如何了？那知冯士圭回了，不得一见。桂姐叫大丫头露花，吩咐他：“看王家小官人在那里留饭。”露花去不多时，回覆桂姐道：“在书房里留饭，只得老相公独自陪他。”桂姐年小，还不晓得什么，只是爱才的念头却比私心反急，忙忙叫露花跟随了，走到书房门口去张那表兄。只见：

眼含秋水，肌映春花。清素之中，微流丽藻，风尘之外，独秀瑶林。叹天骨之多奇，喜人姿之偏挺。行见士林耀彩，百尺无枝；但逢笔阵交锋，一战而霸。

桂姐看了一眼，叹道：“两三年不见，长成得恁般俊伟，这定是个举人进士。我爹爹却愁神童每每天折，岂不是过虑。”露花问道：“王家小官人，今年几岁了？”桂姐道：“大我两岁，今年十三岁了。”露花道：“桂姑娘嫁了这样一个姐夫，也不枉了聪明美貌。”桂姐笑道：“这丫头坏了。”那知笑得响了些，被王嵩耳快，已听见了。举眼往门外看，但见：

四尺身材，十分颜色。腰如约素，肩若削成，皓齿内鲜，丹唇外朗。如池翻荷而流影，宛风动竹而吹衣。忽露面，则出暗入光；乍移身，则含羞隐媚。有情有态，如合如离。安得夜托梦以交灵，敢望昼骋心以舒爱。

王嵩本是多情种子，见了这般美貌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心上想道：“怎得表妹这样女儿为妻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”只因

姨父冯士圭前日的言语，母亲为有“夭折”两字，不曾对儿子说，所以心神恍惚，惟有羡慕。两下里正看个不了，姨娘走出来，叫了女儿进去。王嵩一心对着娇姿，不觉手里酒杯，竟脱落在桌上了。冯士圭回头一看，桂姐已去，并不见人。也就大家不觉了。王嵩辞以不能饮了，吃了午饭，起身又入内里，谢了姨娘，告别前去。回家思思想想，只恋着表妹桂姐；还亏未知女人情趣，想了几日，也就丢开了。只是桂姐心里时时刻刻，指望爹爹心回意转，招表兄为婿。正是：
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却被东风引出来。

第二回 雏儿未谙云雨事

春光帘外还依旧，惟有这耐春人瘦；花片易消残，
正值清明后。

莫将闲事和人厮斗，随分消磨春尽；谱到乱红飞，
谁耐眉儿皱。

《右调 海棠春》

这一首词，也只说风情大概春间倍觉关心，尚未知孤男寡女，有许多做又做不得、忍又忍不住的苦处。

且说王嵩在冯家回来，想那桂姐，也只几日忙，就丢开了。他那丁字巷里，隔得十来家，有个刘秀才。秀才亡过了两年，妻房卜氏守寡在家，倒也冰清玉洁。只是生得俊俏，又识一肚子好字。闲着时节，把些唱本儿看看，看完了没得看，又央他兄弟们买些小说来看。不料他兄弟买了一本《天缘奇遇》，是祁羽狄故事。上面有许多偷情不正经的话。卜氏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，直看到半夜才看完了。心里想道：“世间有这风流快活勾当！我如今年纪已二十四岁，这样事只好来生做了。”说便这等话，好不难过。睡上床去，再睡不着。对着里床，空荡荡的没个人儿；对着外床，只见桌子上点的灯儿半明不灭，好不孤凄。叹口气道：“我又无儿子，只养得一个女孩儿，前年出天花又死了。本不消守得寡受半世的苦楚，只得舍不得丢了家私嫁人。”这一夜就睡

得迟些，不觉大寺里，又撞钟了。有《挂枝儿》为证：

熨斗儿熨不开眉间皱，快剪刀剪不断心内愁，绣花针绣不出合欢扣。嫁人我既不肯，偷人又不易偷。天呀！若是果有我的姻缘，也拼耐着心儿守。

卜氏想了叹，叹了想，一夜不得安眠。毕竟想道：“且偷个标致人儿再做理会。家里雇的人不消说是粗蠢；一个小厮只十五岁，倒也伶俐，叫他寻个把人儿也好。只是他寻来的未必中我的意。须等我自己看中了一个，叫他去走脚通风，这使用得着了。”打算定了，反睡了去。直到已牌时候，方才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把十五岁这个小厮也待得越好了。每日无事常到门首，闪在门背后看那来来往往的人，指望看上个好的，叫小厮做脚。那小厮叫做存儿，原是永平县人，十二岁时节，来到临清，雇与刘家使唤；已过了三个年头了，年纪渐渐长成。见卜氏完了两年零三月的孝，打扮得妖妖娆娆，不比当初老实了，心下疑惑，又不见有一毫走作，只是常常在门首看人，不像寡妇的规矩。存儿心下虽如此想，却不敢半点放肆。只因他家原半富不富，大丫头大了，已卖与别家；只一个小丫头，才十一岁，夏天提不起洗澡的汤，还是存儿提进房去。北方的热不比南方，人家男男女女，十日里面拣历本上沐浴日子洗一两次澡。临清南方人住得多，人家男男女女都学了样喜欢洗澡，也有两日洗一个澡的，也有一日洗一个澡的。

偶然一日，天气十分燥热，卜氏热不过，叫取澡水来，虚掩上了房门，把上盖的纱衫儿，已脱掉了；下面脱掉纱裤，只拴了一条单裙。存儿提了热汤，突然推门进来，倒吃了一惊。但见：

脸似红桃朵朵鲜，肌如白雪倍增妍；

虽然未露裙中物，两乳双悬绽又圆。

存儿见卜氏脱得半光，往后一退，不敢竟入。卜氏笑了一笑，骂道：“小贼精！我脱得精光都被你瞧见了，快拿汤进来，你自退去。”存儿提进汤来，倒在澡桶里。卜氏道：“你带上了房门去罢！”存儿走出房来，把门带上，悄悄的躲在外间，打从板缝里张。那时天也还亮，又不曾关窗，明明白白看见里面的。只见卜氏把裙子脱了精光光，看出那件东西比身上还白些，一根毛也没有，就如上白面做的馒头，露着上半截缝儿，好不有趣。存儿是十五岁了，二月生日，极得年力，差不多是十六岁了。平昔又曾与人弄屁股，换来换去，已不是童男子了；却从不曾见女人阴物。一见了这好东西，不觉半大不小的阳物，直挺挺竖起来，把手去搓搓捻捻，好不难过。两只眼却只看着里面。卜氏坐在桶里，洗了一阵，叫一声：“小瑞儿！来替我擦擦背。”那小丫头在外顽耍，那里叫得应。卜氏骂道：“这小歪刺骨，不知往那里去浪，再也叫他不应。”自己把手擦了一阵，又把身子向外仰着些，兜着水洗那阴门，洗了一阵，口里叹道：“我这小小年纪，这般生得娇嫩，又有这光光肥肥，紧紧扎扎一件浪东西，苦守着寡，再不得个标标致致、风风流流的小伙儿陪着我睡。天嘎！教我怎了？”长吁短叹了一会，又叫声：“小瑞儿奴才。”那小瑞儿丫头正打从外面来，应了一声：“嘎！”飞跑进来。存儿躲避不及，被他看见了。问道：“存儿，你在这里瞧什么？”存儿慌忙往外跑了。小瑞儿推房门进去。卜氏骂道：“你这歪刺骨那里去了？再也叫不应。”小瑞儿道：“茅屋里撒尿哩！”卜氏道：“你和谁说话？”小瑞儿道：“是存儿打板缝里往里面瞧。”卜氏道：“我在这里洗澡，这小贼囚不知瞧什么？”慌忙展干净了，起来穿了衣服，吩咐：“小瑞儿，叫存儿来，等我骂他。”小瑞儿忙叫声：“存儿，奶奶叫你哩！”存儿只道当真恼他，慌慌张张走进房来。心里打

帐死赖。只见卜氏带着笑骂道：“小贼囚，家主婆精身子洗澡，你瞧什么？好大胆的贼囚！”存儿道：“小的不曾瞧见什么。”卜氏又笑道：“你听见我说什么不曾？”存儿不见十分发恼，已自放下胆了，也笑笑儿道：“听见的。”卜氏道：“你这贼囚该死，我也不打你了；有一件事教你去做，做得来，赏你一件道袍穿。”存儿道：“凭奶奶要做什么，小的都会。”卜氏道：“贼囚不要浪，谁要你做什么！这胡同子里有个小秀才姓王，你认得么？”存儿道：“隔得七八家，怎不认得？奶奶你为何知道他？”卜氏道：“一向知道十三岁的小官，肚子里文章好，考了三个头名，做了秀才。论起来，今年已是十四岁了。前日我在门首张街，他走过去，一表人材，又标致，又长大，像个十五六岁的光景。这几日连连见他，好不动火。你去打合他来和咱睡几夜，就做一领青道袍子赏你，正要看顾你哩！”存儿笑嘻嘻地道：“小的明日就去。”卜氏叫声：“小瑞儿你来，我明日教存儿出去，你在昨日汪奶奶家送来的坛里，打出一壶苏酒来赏他。”小瑞儿应了，打酒把存儿去了。不提。

卜氏这时节，恨不得明日就弄得王小秀才来，搂做一处，弄做一团，有一曲《吴歌》为证：

弗见小郎君来心里煎，用心摹拟一般般；

开了眼睛望空亲个嘴，连叫几句俏心肝。

莫说卜氏在家，想念王嵩。

却说王嵩自从进了学，那些同进的朋友，道他是少年高才，三三两两，请他吃酒或是会文。又有那不学好的，见他生得俊俏，指望骗他做男风的勾当。真正门多车马，户满宾朋。但他心性古怪，若是茶前酒后，那不学好的，哄骗他做男风，他便骂起来道：“我又不是小唱，我又不是雇与人家糙秫秫的。这等可

恶!”从此就不与这朋友往来了。若是三朋四友，请他到娼楼饮酒，他就飞也似的瞒着母亲去了。一般说说笑笑搂搂亲亲，像大人模样，要留他睡，他便推故走了。

偶一日，正打从家里出来，刘家的存儿上前迎着道：“王大爷，小的有句话要禀。”王嵩道：“你是那一家，有什么说话？”存儿道：“知己话，没人去处才好说。”王嵩道：“也罢，你这里来。”重新走到自己门里道：“这里没人来，你只管说，不妨。”存儿道：“小的就是北首刘家。”王嵩道：“北首刘家，你秀才相公死了，谁教你来？”存儿道：“相公死了两年多了。主母只二十多岁，守着寡，上没有丈夫，下没有儿女，慕这里大爷文才高，人物好，叫小的请大爷去说话。”王嵩道：“说什么话？我年纪小，胆子自然不大，一个寡妇人家，怎敢进他家里去？”存儿道：“不妨事，家里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，一个雇工人只挑水做灶，买东买西，不敢走进房里去。小的和一个小丫头答应奶奶，并没闲杂人进出，后门通着后街一带高墙，都是咱家的楼，没什么邻舍。大爷进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包管大爷有好处。”王嵩道：“我也是风流人物，不是假道学老头巾，装模做样的。只是胆子还小，慢慢商量停当，才敢进去。你家奶奶我从不认得，几时先把我瞧瞧，或者我动了火，胆子就大起来，也定不得。你如今回去，多多回覆你奶奶。事宽则完，从容些儿好。”存儿应了，各自分路，王嵩往南去了。

存儿到了家里，一五一十说与卜氏。卜氏道：“何不扯了他来？”存儿道：“奶奶，也得他肯走，怎好扯得他来！”卜氏道：“小贼囚！那里等得他慢腾腾性儿？你明日要再去。”又吩咐：“小瑞儿，再打出一壶酒赏他。”从此存儿日日去请，有时王嵩出去了，遇不见；有时遇见了，说了几句，又没功夫。足足走了十多个日子。

这丁字巷里有个光棍唤做丘茂。起初原在钞关顶个铺家，为

做事诈奸，被官赶还了。终日闲游，做些不好的事，平昔拐了存儿，做些男风勾当。这几日间，尝见存儿走来走去。丘茂问了他几次，百不肯说。只因走得不耐烦了。偶一日，丘茂同存儿在酒店吃三杯，又问起缘故；存儿酒已七八分了，失口把上件事说出。丘茂道：“兄弟，你食在口头不会吃。待我教导你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你后来不可忘记了我。”存儿听了他的奸计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谢那丘茂道：“我的哥，多谢你教导，待我做起来看。”回到家里，就吊一个谎道：“约是约了明日，只是他说年纪小，颠倒怕羞，直待一更天，打从后门进来，房里不可点灯，悄悄上床睡，五更天未亮就要出来。小的领着他，依旧打后门出去。奶奶若依得这话，小的明日凭他怎么忙，也扯了他来，慢慢的十日半月与他熟了，奶奶和他在灯儿下，吃些酒，做些事，料也不怕了。”卜氏道：“我也从没有干这营生，有些怕羞，吹乌了灯，等他竟上床来，这是极好的了，有什么不依得。”说言未了，就在袖子里汗巾头儿上解出一块银子，约有一钱四五分重，赏那存儿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倒也肯用心，把你买些东西吃。”存儿接了道：“小的再去看看王大爷，可约他一声也好。”卜氏道：“你自去。”

存儿拿了银子，就如那贫儿暴富，思量去请弄过屁股的四喜儿。跑了一回，寻四喜儿不见，却劈头撞见了小王，半醉不醉的，道：“你家奶奶既有我的心，如何不在门首与我相看一相看，也动动我的火，好约个日子哩！”存儿道：“大爷既要相看，小的回去与奶奶说了，明日早饭后，就在门首，王大爷只当走过去，就好看见了。”王嵩道：“就是如此，我明日来看。”存儿回家里来，把方才的言语，又与卜氏说知。卜氏道：“我脸儿好，年纪小，不怕他瞧，夜里要吹乌了灯，等他日里瞧瞧，也动动火，进来也走得快些。”

这一夜整备，第一遭重整风流。此时已是七八月秋天了。暖